

# 管窥网络语言的社会意蕴

## ——兼论其规范问题

武荣强<sup>1,2</sup>

(1.盐城师范学院 中文系,江苏 盐城 224002;2.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一种新的社会方言——网络语言兴起并蓬勃发展。试图透过这一特殊语言现象来审视使用者的社会文化心理,并就网络语言规范化问题作一思考——充分调查研究、加强规范意识、正面柔性引导,以期能对现代汉语规范化及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网络语言;网名;社会文化心理;规范;柔性引导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6)06-0181-03

在当今高速运转的信息化时代,随着网络交流的日益普及,一种全新的语言模式——网络语言,正悄然而真切地进入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网络语言这种新的社会方言也就应运而生,成为当代语言中最为鲜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网络语言”这个词本身的构词结构看,首先要确定“网络语言”是一种语言,是传情达意的工具;其次,这些词句和符号在外在形式、内在本质特点、形成原因上均表现出独特的一面,这也使得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备受关注。本文试图透过这一特殊语言现象来审视使用者的社会文化心理,并就网络语言规范化问题作一思考,以期能对现代汉语规范化及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参考。

### 一 网络语言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网络语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和特别用语,以及各种网络工程所需的计算机语言等;二是网民在诸如聊天室、bbs上交流使用的词句和符号等。本文讨论的是由第二类产生的语言现象。

网络语言可以而且必须在网络上使用;它是在标准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方言。其千姿百态,经常推陈出新。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其原因和条件的。

**第一,网络的普及。**“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0年底,我国因特网用户数量已达到2 250万人”<sup>[1]</sup>,而且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用户加入互联网,这样使得网络语言能够在网络世界迅速传播、普及,并大有向标准语渗透之势。

**第二,在网实时交流使然。**网上交流有着不同于传统书面语、口头语交流的特点,实时的交流形式又使其进程近于口语,为了提高输入速度,快捷、及时地交流,网民不得不创造或改造出简短且便于输入的网络语言。譬如“郁闷ing”就代表正在郁闷中,“KMP”则表示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青少年喜欢的快餐店……

**第三,追求虚拟空间自由。**网络世界,少有现实社会中

的条条框框,“网虫们”借助网络,通过各种论坛、聊天室和聊天工具进行实时交流。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网上交流方式是建立在匿名基础上的,他原先在真实世界中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在网络上毫无用处,因而每一个网络交流者都是平等的且角色扮演随意。这种轻松自由的环境,激发了人们无限的语言潜能,这样,就促使网络词语、符号大量出现,网络语言也日益丰富多彩。

**第四,社团条件。**“据调查,我国网民结构中以青年人为主,平均年龄27岁左右,学历多在大专和本科以上,收入则以高收入者为主”<sup>[1]</sup>。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这些所谓“新新人类”或称作“Xday一代”,在网络世界中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言语社团,其成员知识水平普遍较高,年纪轻,热爱自由,渴望新奇与创造,渴望张扬个性。于是他们在网络上的语言具有了鲜明的特色,套用一词语,可以说是很“另类”。这种“另类”正是当今的新新人类所追求的,结果,这种语言便具有了一种极高的社会声望。掌握了这套“代码”,不仅可以表明自己属于这个特殊的言语社团,同时,由于志趣相同,在使用这套“代码”和同道中人交流时又会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强烈的心理满足感促使他们不断地制造、传播、维护这套代码,其结果便是网络语言传播越来越广,同时,这一言语社团也在不断壮大。

### 二 网络语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

网络语言是一种具有奇特逻辑的新兴语言,它具有不同于日常口语、更迥异于书面语的风格和色彩,就像一面镜子,它可以折射出使用者的各种社会文化心理。在网络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网络词汇是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且多变的,它最易反映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

**第一,调侃宣泄。**网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者的机智和幽默。我们不能低估网民们的智慧与才情,他们运用网语所创造的幽默是对平庸、枯燥、刻板生活的温

和打击。网民们在表现他们的调侃心理时,主要利用比拟、谐音、夸张等修辞手法。如容貌不佳的男网民被叫做“青蛙”,女网民们则被戏称为“恐龙”。

**第二,女性心理特征。**林语堂曾说:“中国人的心灵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各个方面。”<sup>[2]</sup>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确是充满着女性化的特点,即敏于具体的形象思维,擅长由具体到形象的联想综合。丰富多彩的网络词语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些网络词语既有音译方式,又有意译方式,但由于音译方式更为形象具体,结果流传更为广泛。比如人们常说“猫”,而很少说“调制解调器”;比起“电子邮件”来,人们更喜欢“伊妹儿”;虽然“下载”已经很形象了,但人们更偏爱动感十足的“荡”。这些词语无不生动形象,体现了中国人形象具体的思维方式。

**第三,童心童趣。**网民在网络中使用儿童式的口吻撒娇调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人们渴求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心灵得到放松,以暂时躲避巨大的社会压力。网络用语代表了社会亚文化时尚。这些早已成年的大人们在网络世界仿佛一下子“返老还童”了。““戴帽帽”、“一下下(一下)就好了”、“这个 flash 好漂漂(漂亮)”,这些童言童语仿佛一下子把人带回了童年时代,结果,这种倍感亲切的词语一时间获得青睐,使用频率居高不下。

**第四,求新尚异。**求新尚异是人类的心理,这在对新事物、新思潮、新观念尤为敏感而又乐于接受且总是领导时代新潮流的年轻人更是如此。他们在网络上则表现为对外来词的积极接纳和创造以及对新产生的、信息量丰富的词语的偏爱上。从网络交流的特点来看,他们通过将汉字、字母、数字、符号、图片等随意组合连接或镶嵌而创造出来的网络词语,与语言中常规词的构造大相径庭,非常引人注目,值得研究。

### 三 网络语言折射当代社会文化状况

1. 研究文化的角度很多,从语言入手只是管窥一斑。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能够折射使用者的社会文化心理,同时,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体现文化和认识文化的一个信息系统”<sup>[3]</sup>。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鲜活的网络语言来审视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状况。

**第一,大众文化盛行。**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文化流行趋势和人们的文化审美观的一系列变化。“当前的文化主流表现为以反映普通生活及情感为内容,以大众普遍参与为形式,以满足人的感官刺激为追求,以消遣、滑稽、嘲讽、夸张为特点,以‘为大众乐’为终极目的的大众文化潮流”<sup>[4]</sup>。

大众文化有多种表现形式,随着大众影视的流行,产生了无数的“至尊宝”、“紫霞仙子”、“蜡笔小新”、“小李飞刀”;大众文学方面,随着《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一文学新宠的出现,“痞子蔡”、“轻舞飞扬”遍地都是。而读着武侠小说长大的年轻一代,则特别钟爱“令狐冲”、“圆月弯刀”、“东方不败”这一类江湖气十足的名字;流行音乐发烧友们则选取自己喜欢的歌手的名字或歌曲名,例如有人叫“周杰伦”、“刘德华”;有的叫“忘忧草”、“独角戏”、“半岛铁盒”、“昨日重

现”;球迷们也不示弱,“乔丹”、“贝利”、“阿加西”也不乏其人。

**第二,文化交融空前。**多样化的社会必然产生多样化的语言形式。互联网和电子传媒系统正改变着人类的文化和生存状态。包括语言在内的人的一切生活,都避开数字化时代的冲击。而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形态日趋多样化,网络语言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它挑战着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围绕书写文字的社会文化轴心体系。

2. 文化接触会在语言中留下一些痕迹。目前,我国空前开放,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在网络语言中也有具体表现。

**首先,是和网络有关的词语。**要么采用音译,要么采用意译,这些词很明显是中西文化接触后的产物。例如前面提到的“伊妹儿”、“猫”、“下载”等词语。

**其次,是一些网络英语。**网民们除了使用汉语,还时不时来上几句英语。网民聊天使用的英语有完整形式和缩略形式,我们所说的网络英语是指后者。例如“Y”(why,为什么);“OIC”(oh, I see, 哦,我明白了);“BTW”(by the way, 顺便问一下);“CU”(see you, 再见);“VG”(very good, 太好了);“FYI”(for your information, 供你参考)等。这样的缩略形式,不仅能缩短交流时间,节省金钱,而且使语言显得生动活泼,起到了调节气氛的作用。这种缩略语,现在看来,是采用词的形式,而在交流中,它们却是作为短语或句子来用。这种在汉语中夹杂英语短语或句子的语言实际上属于语言接触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语码转换。语码转换是在连续讲话中出现不同的语言的句子或句子片断的现象,“是对有关两种语法的高度熟悉表现,是一种有高水平的双语能力的人才能发展出来的特殊技巧”<sup>[5]</sup>。这种缩略英语的盛行表明当代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英语水平的提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美文化的渗透。

语言接触的表现形式之二是语码混合,即在一种语言的句子中嵌入另一种语言的词语。由于英语的侵入,英语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了一定的根基,人们经常会在汉语句子中夹杂一些英语单词,如“I服了 U(you)”,“好高兴,昨天的考试 pass 了”,“看碟 ing”,“下班到哪儿 high 一下”。使用这种语言形式,求新求变求众,有一种自我表现欲在内。不管缩略英语所表现出来的是追求简便省事,还是汉语句子中混杂英语单词所表现的自我表现欲,都或多或少表现了网民受欧美文化简便、高效与自我意识的影响。

### 四 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

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与关注。而网络语言也以其鲜活的特点日益显示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它已走进大众媒体,并渗透到一些年轻人的日常实际用语中,这已引起了一些语言学家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关于如何对待网络语言的争论。有人持宽容甚至欢迎的态度,认为“网络是一种可以体现现代人生存和思维状态的新语言,它的出现在语言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sup>[6]</sup>;有人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网络语言破坏语言的纯洁”<sup>[7]</sup>,要“保持汉语的纯洁”。前不久,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汉语的危机》一书,指出英语的围困、翻译腔的盛行、网络语言的失

控等等,已经对汉语的纯洁性造成了严峻的挑战。还有人持折衷态度,认为语言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语言的变异有它的消极作用(人们从来是看重这个消极作用的),但还有它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语言政策上,一方面要强调规范化,一方面要注意确认变异的合理部分,使它丰富我们的语言”。

如何规范网络语言,使之向积极方面发展,是语言规范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探讨这个课题对于汉语的健康发展与规范,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扩大汉语的国际影响,对于引导青年人特别是中小学学生正确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和长远意义。

2006年5月22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公布了首个“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报告显示:我国网络词语具有不稳定性。网络用语几年前大量出现,近年则增长速度放缓……(来源:新华网)这描述了网络语言动态的发展轨迹,为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提供了事实参考。

首先,加强规范意识。当今社会用语不规范现象比较严重,这与人们的规范意识较差有很大关系。今年3月1日,国内首部将规范网络语言行为写入法律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正式生效,它规定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将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则的网络语言。(3月2日《现代快报》)这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我认为,上海市的做法无可非议,他们这样立法,也并未将网络语言视为洪水猛兽,只是给它划定了一个活动范围而已。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通过提高国人对汉语的鉴赏力,教会大家如何进行甄别,吸收接受有思想有创意的健康的网络语言,而摒弃那些低级粗俗的语言。

其次,重视研究语言变异的积极方面。网络作为非常语言催生机器,不停繁衍着更多更新奇的词汇。“新词语冲击规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词新义是非规范化的产品。社会语言学既要研究语言变异的消极方面(即冲击并妨碍规范化的方面),也要研究语言变异的积极方面(即丰富语言表达力和适应语言交际需要的方面)”<sup>[8]</sup>。

第三,充分调查研究,正面柔性引导。“语言规范是人们在语言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规范的模糊与分歧不是出于偶然,因而规范的整理也不能草率行事,武断和教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的是虚心和谨慎、勤恳的调查,耐心的研究”<sup>[9]</sup>。

一种语言能否被接受,是通过社会对其调节过滤来实现的。事实上,是否出台规范网络语言的法规并不重要,一种语言存在与否关键是看它是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至于现在流行的“玉米”(超女李宇春的歌迷)、“盒饭”(超女何洁的歌迷)、“钢丝”(相声演员郭德纲的戏迷),目前很难确定这些词语的意义,它们是一种动态的语言痕迹,可能流行

一段日子后,慢慢消失,具体如何,有待语言学家们进一步观察。而政府要做的就是通过舆论引导使大家使用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语言,防止污浊的网络语言发生和流行。

第四,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网络语言的出现,经历了萌芽、发展到壮大的过程,其被国人接受的过程,反映了语言的市民化,和草根民众争取话语自由的新趋势。这个过程,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是严厉的裁判和不合理规则的制订者。对于新生事物的合理与否,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者。

第五,建立网络语言转化为正式语言的通道。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方言,其存在有土壤、有环境,适用领域范围也有基本要求。经过自然的产生、发展、淘汰,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网络语言,必定会进入社会、生活,被人们使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只有将网络语言和已有的主流语言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发现它的存在价值。当其具有了极强的生命力,就不宜以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则”为由拒之于公共媒体、国家机关和学校课堂等使用正式语言的场所的门外。我们要建立合适通道,引导语言生活向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在当前语言规范的前提下,对网络语言还应采取引导、修正和支持的态度,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程度的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讲,往往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体现着一个国家全民素质的高低。相信经过多方的努力,网络语言定会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也为进入网络时代的日益蓬勃的对外汉语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世界的汉语学习热。

#### 参考文献:

- [1] 于根元. 网络语言概说[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 [2] 郑礼权. 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J]. 复旦学报, 1994, (3).
- [3] 张公瑾. 文化语言学发凡[M]. 云南: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 [4] 孙曼均. 城市流行词语及其社会文化分析[J]. 语言文字应用, 1996, (2).
- [5] 徐大明, 陶红印, 谢天蔚. 当代社会语言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6] 于根元. 网络语言概说[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 [7] 闪雄. 网络语言破坏汉语的纯洁[N]. 文化时报, 2000-06-16.
- [8] 陈原. 语言和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9] 罗常培, 吕叔湘.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G].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 1984, (2).

(责任编辑 龙四清)